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王安忆研究资料

上

张新颖 金理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王安忆研究资料

● 上

张新颖 金理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安忆研究资料 / 张新颖, 金理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9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ISBN 978-7-201-06202-0

I. 王… II. ①张… ②金… III. ①王安忆—人物研究
②王安忆—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56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9.5 印张 5 插页

字数: 730 千字 印数: 1-4500

定 价: 65.00 元 (上、下)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总序

凡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概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国内数家出版社曾陆续出版过一些当代作家研究资料集。这些资料集是当时国内各大专院校的专家,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搜集、整理,出版社也承担了相应的经济负担而共同完成的学术工程。这一工程的确造福于当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这些资料集都是研究者和研究生们必备的参考书。但因为种种原因,90年代后,这一工作中断了。新世纪开始,很多有识之士重新呼吁应该将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搜集、出版工作继续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人民出版社本着延续自己出版传统的宗旨,重新启动了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的出版工作。

从体例上考虑,丛书收录的对象,都应该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家。每一位作家编为一卷。尽管每一位作家的研究情况有些不同,总体上,每一卷资料集都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一是作家自己的生平和创作谈;二是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和观点辑录;三是主要作品梗概;四是作家作品总目;五是研究论文论著总目。

本丛书原由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任主编,后因杨扬要出国工作一段时间,并考虑到便于组织更多学者参与此事,便建议由中国小说学会接手任主编。中国小说学会是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为主体的全国性学术团体,鉴于此项工作与学会的宗旨完全吻合,便欣然接受杨扬的建议,决定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合作,共同完成这项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工程。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广大学者与读者的支持。

中国小说学会
2007年5月

王安忆简历

王安忆

1954 年出生于南京,翌年随母迁移上海。1969 年初中毕业,1970 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插队落户,1972 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任乐队演奏员,1978 年调回上海,进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1987 年调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2004 年调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80 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1983 年随母茹志鹃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2002 年参加台北市文化局“驻市作家计划”,2005 年为香港岭南大学“驻校作家”,2007 年参加英国剑桥第三十届“当代文学研讨”。

曾参加 1988 年法兰克福书展,1994 年墨尔本第六届国际女性书展,1991 年新加坡书展,1999 年马来西亚书展,2006 年法国圣马罗作家节,2006 年香港书展,2007 年新加坡文学节,2008 年香港文学节。

曾演讲于 1988 年荷兰莱顿大学,1989 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992 年德国波恩大学,2000 年瑞典隆德大学,2001 年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爱莫瑞大学、佛罗里达大学,2002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2004 年日本上智大学。

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获 1981 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流逝》获 1981—1982 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小鲍庄》获 1985—1986 年全国中篇小说奖,英译本获 1990 年洛杉矶报刊奖提名,《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长篇小说奖,《发廊情话》获 2005 年鲁迅文学短

篇小说奖。2001 年,获马来西亚《星州日报》第一届世界文学“花踪”大奖。2008 年,《启蒙时代》获“南方都市报”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小说翻译为英、法、德、日、俄、韩、荷兰、越南、泰国语言。

目 录

写作历程(对话)	王安忆 张新颖(1)
----------------	------------

第一辑 创作谈

我的小说观	王安忆(41)
故事和讲故事	王安忆(44)
小说的物质部分	王安忆(49)
故事不是什么	王安忆(54)
故事是什么	王安忆(64)
我看长篇小说	王安忆(74)
小说的定义	王安忆(77)
小说的情节和语言	王安忆(90)
小说的思想	王安忆(109)
小说的情感	王安忆(128)
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	王安忆(143)
我看短篇小说	王安忆(162)
小说的当下处境	王安忆(168)
论长道短	王安忆(176)
小说的创作	王安忆(187)

第二辑 对话录

两个 69 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	王安忆 陈思和(217)
-----------------------	--------------

问女何所爱——谈电影《风月》的创作 …	王安忆	陈凯歌(230)
我是女性主义者吗? ……………	王安忆	刘金东(243)
长度——漫谈中国电视连续剧之二 ……	王安忆	陈丹青(275)
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 ………	王安忆	张旭东(308)
关节口 ……………	王安忆	张新颖(344)

第三辑 研究论文选

从王安忆说起 ……………	茹志鹃(391)
秀出于林: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 ……………	曾镇南(399)
“雯雯”的情绪天地	
——谈王安忆的短篇近作 ……………	程德培(409)
难题的探讨	
——给王安忆同志的信 ……………	周介人(419)
想起王安忆 ……………	陈映真(428)
《小鲍庄》的形式与含义 ……………	吴亮(432)
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	
——重读《小鲍庄》 ……………	黄子平(439)
“悲剧的诞生”与“谎言的衰朽”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及中国当代文学的	
艺术问题 ……………	韩毓海(452)
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	
——《纪实与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 ……	张新颖(467)
王安忆的新神话	
——一个理论探讨 ……………	李洁非(478)
城市的肖像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	南帆(487)
营造精神之塔	
——论王安忆九十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	陈思和(502)

《叔叔的故事》与小说的艺术	宋明炜(521)
论王安忆	汪 政 晓 华(544)
王安忆的伤心故事:幽灵意识与后现代	唐小兵(578)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	王小明(609)
“生活”,看到的,与没看到的	郑国庆(638)
不冒险的旅程	
——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	李 静(647)
作家的第二口气	严 锋 刘志荣 张 懿(675)
海派作家,又见传人	
——王安忆论	王德威(686)
有所不饮酒中圣	
——小说写手的艺术控制	黄子平(721)
“契约时代”的江湖语境	
——读王安忆《遍地枭雄》	李庆西(726)
“启蒙”的精神现象学	
——谈谈《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张旭东(730)
“思想事件”的修辞	
——关于王安忆《启蒙时代》的阅读笔记	王 尧(755)
小说的物质外壳:逻辑、情理和说服力	
——由王安忆的小说观引发的随想	谢有顺(773)
身份政治与隐含的压抑视角	
——从《新加坡人》看王安忆的叙事艺术	陈晓明(793)
流逝与追忆	
——试论王安忆小说的时间形式	季红真(820)
消费主义的流放之地	
——评王安忆近作《月色撩人》及其他	程德培(838)

第四辑 研究资料目录/853

第五辑 王安忆作品目录/903

后 记 (931)

写作历程(对话)

王安忆 张新颖

一 准备期：“雯雯系列”

张新颖：这次我们就谈谈你个人的创作历程。我特意拿了这本麦田出版的《纪实与虚构》，书后面有个简单的年表，可以做个提示，怕搞不清楚。

王安忆：我自己记得清楚。我的创作如果说是从《雨，沙沙沙》正式开始的话，前面杂七杂八的几年写作，我觉得应该算是某种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把写的东西变成印刷体的。这是一个心理准备，自己适应了自己的文字变成印刷体。这其实是个很激动人心的时期，对创作本身来讲它不是那么重要。但对一个开始写作了的人，它却是一个很有益处的时期。就像得到某种签证，你的文字可以进入一个大的公共性的社会领域，至少是可以填一下虚荣心的胃口，可以培养一些抵抗力。

张新颖：这个时期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王安忆：应该是比较长的，从1976年开始的吧，写一些很短的散文，然后写了些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以前说到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其实这段时期是相当积极和活跃的，我卖力地写一些散文，调到《儿童时代》杂志社之后，因为工作需要，就时常接触校园生活，采访调查，开始写作儿童小说和报告文学，同时又到大学旁听中文系课程，听各种讲座。那是个很向上健康的社会，而我似

乎目标已定。

张新颖：过了这个准备期，就是从《雨，沙沙沙》开始的“雯雯系列”了。最初的“雯雯系列”和你个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有些对应关系吗？

王安忆：《雨，沙沙沙》可说是我第一篇写成人的小说，它意味着我正式涉入小说写作，不止是因为写了这一篇，还因为自写了这一篇以后，就打开了一个渠道，源源不断地写下去了。所以能够一下子顺畅起来，则是因为“雯雯”这个人物是与我个人的经验有关，这是一个幸运的开头，给感性以空间。好在，那时候小说的纪律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松懈，所以，感性又不是无度地扩张，不会太任性，还是在一个制约里，这于我的发展是很有益的。

张新颖：后来写《69届初中生》，这个雯雯和以前的雯雯，是种什么关系？

王安忆：《69届初中生》里的雯雯就像是一个半蚕半蛹的东西，怎么说？好的前半段是与我的经验有关联，而后半段，我让她脱离个人经验，企图是以她来表现更大多数人的命运，这其实有些失败，什么样的命运就是从什么样的根子长出来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根子长出什么样的命运。我从个别的经验里拉扯出普遍性的命运，这违反常理，也破坏了形式的完整性。个别就是个别，类型就是类型，前者和后者都有各自的形式，要自圆其说。但是无论如何，“雯雯”在《69届初中生》里的半截变相至少是预示着我企图要走出个人经验，好比生产力冲破生产关系，我在谋求发展。

二 《小鲍庄》

张新颖：“雯雯系列”之后，就是《小鲍庄》了吧。

王安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整齐，在“雯雯系列”的过程中，还有《本次列车终点》、《墙基》、《流逝》，这些变数分散在这个时期

中,酝酿着后来的事端发生,那就是《小鲍庄》。《小鲍庄》我觉得和“寻根运动”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时阿城跑到上海来,宣传“寻根”的意义。他谈的其实就是“文化”,那是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深厚的背景,对于开发写作资源的作用非同小可,是这一代人与狭隘的政治观念脱钩的一个关键契机。当然,当时认识不到这么多,只是兴奋,因为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里面藏着新的可能性。写作《小鲍庄》的直接起因,是一个小小的具体事件。当时我还在杂志社工作,1984年盛夏,单位给我一个紧急的任务,说在江苏宿迁县出了一个英雄,一个小女孩,她为了保护一个五保户的老奶奶去世了,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我们准备作个报道。我们请了团中央两个人来写,写出来不能用,差不多要开天窗,让我去补。当时我丈夫还在徐州工作,正是靠近宿迁,所以主编答应让我看望丈夫,并且让他与我同去宿迁,一切费用都报销,等于让我们公费旅游一次。我就去了,很热很热的天气。这个村庄向我呈现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也许是“寻根”让我有了不同的眼光,那些散漫的细节似乎自行结构起来,成为一个故事,这就是《小鲍庄》,很偶然的。

张新颖:在你的叙述里面,《小鲍庄》这样一个作品不但跟“寻根”有关系,而且跟去美国有关系,这是一个情况。很多人把它跟“寻根”联系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大家都想不到这个跟你的美国之行联系在一起。

王安忆:那段时间我是比较低潮的。我从《雨,沙沙沙》开始习惯了一种每天坐下来写作的生活,在去美国以前写了我的第一个长篇《69届初中生》,那个时候的作品看起来真是粗制滥造,完全不爱惜自己的资源。可是真能写,元气旺盛,写作的欲望旺盛,可是从美国回来后,一下子刹住了。《小鲍庄》这本书所收入的中短篇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可以窥见当时的状态。里面东西特别杂乱,有《麻刀厂春秋》,写社办工厂的;有《人人之间》、《阿晓传略》、《一

千零一弄》，是写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的；《大刘庄》、《小鲍庄》是写农村生活的；还有一篇《蜀道难》，是写爱情的。写爱情的这篇东西也蛮奇怪的。八十年代初，单位让我到成都开会，还给我一个任务，经过重庆到武汉去作采访，采访一个小学生女子足球队。我当时发着高烧，在成都上了火车到重庆，在重庆过了一夜，重庆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强烈，一个石头城。夜里他们带我去看急诊，觉得这个城市很鬼魅的，老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人很虚弱，我就扶着墙，墙是山壁，山壁中会有灯光露出来，应是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可就像砌在了石缝里，因为发高烧，意识很模糊，整个人在非常低沉的心情之下。我觉得我要为它写个故事，为这个空间写个故事。所以《小鲍庄》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很乱的，完全不晓得我准备做什么，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思路。前面“雯雯系列”很清楚的，很单纯的；这时是阵脚大乱。之后我连续地请创作假，事实上，生活已经进入职业写作状态了。在这个阶段我写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书名为《海上繁华梦》，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出来一点职业写作的痕迹的。心境安静下来，写作进入日常状态，就像一个匠人在做他的活计，这表现在对材料不拘一格，能抓到什么就写什么。偶尔的采访、坊间的琐闻，我都能把它写成故事。其中《海上繁华梦》完全是按照掌故来写的，从掌故演绎的故事。《谢伯伯、好姆妈、小妹阿姨和妮妮》则是和生活经验有关，来自身边的人和事。《阁楼》，完全来自采访，是《文汇月刊》托我去采访的，他们委托我去杭州采访一个所谓资讯公司，这家公司专搜罗信息，网罗人才，究竟要做什么，似乎并不明了。采访了几日都摸不到脉，只觉得人事关系很是纠缠，心里已经打算放弃采访回家，却意外碰到个老头，专门研究炉子，如何节约燃料，他和我谈了一下午，谈他怎么研制柴炉和煤炉，几两柴或者几两煤就可以烧好一餐饭。听起来有些病态，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认真地看待他的游戏，其实呢，是个纨绔，玩物的趣味，先是喜欢钟表，后来家业败落，又迷上炉子。好比染上嗜好，

家也不管,孩子也不管。我小说里有句话,就是他跟他老婆讲,他很对不起他们。他老婆就讲,总比喜欢打麻将好。但是他入迷到了某种程度,超越了现实,似乎就获有了精神的价值,所以我在最后给了他一个辉煌的场面。这个小说基本是照他的经历写的,这是一个奇人,特别合适艺术的虚构,因为太不真实了。这本集子其实挺好看的,我觉得我的小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好看的。

张新颖:但这本书影响不大。

王安忆:影响不大,因为它没有什么重大禁区的突破,没有什么抢眼的旗帜。怎么说?没什么对文学史的贡献。其实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短篇都还写得蛮有趣味的。这本集子我个人觉得比较接近一个职业作家的写作。它们出自一种创造的兴味,有一些匠心的意思。就是说对写作这个活儿挺有兴趣,耐心地处理各个细节。

张新颖:就是从《海上繁华梦》开始算?

王安忆:也不能这么肯定,但这时候已有些征兆了。写作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不那么紧张了,而是松弛下来,不止是指写作的材料,还是指写作的动机。这一段时间比较平静,写作也很耐心,似乎是,渐渐地认同了写作里的创造性因素,创造一个他者,一个客观存在,与主观自我的距离拉开了。所以,它虽然没有什么影响,这个阶段引不起别人注意,可对于我自己是重要的。

三 “三恋”和性的话题

张新颖:然后就是“三恋”了。

王安忆:“三恋”听这名字,就像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又要去突破什么。确实是很张扬的,上来就摆出姿态,竖起旗帜,招摇得很。

张新颖:那么这个灵感怎么来的?怎么想到去写“三恋”呢?

王安忆:还是跟文工团的生活有关系。第一个《荒山之恋》,人和

事都说得出出处,这种事传闻中也听过不少,但因认识的人,就比较震动,你对原委和过程会有推测想象,于是,我给双方都写了前史。我的意思是,爱情虽然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但其实是社会性的,它的最后造成是由时间、空间来决定。就是说两个人在各自某一个人生阶段,背负了各自某一个人生命运,走到一个点上了。《小城之恋》的背景也是我们文工团,差不多的城市,差不多的院落,差不多的小社会。但在这里我却要做一个不同的实验,就是将一对男女放在孤立的环境之中,他们需要面对什么?于是,排除一切外在因素,余下的,只有性。面对性,他们又将命运如何?《锦绣谷之恋》多少有一点凑数了,觉得已经写了“两恋”,不妨再加一“恋”,阵容整齐一些。《锦绣谷之恋》的实验性更强,我企图让一个人独立完成一场爱情。你看,那里面的男性,面目非常模糊,女主角实际是自己和自己恋爱,完全是妄想,是一场心理剧。在当时带有很显著的现代性符号,可作许多诠释。我个人却觉得《小城之恋》写得最好,最饱满,最激烈。我其实不善于搞激烈的东西,但这个很激烈。

张新颖:后来写的《岗上的世纪》也可以划到这里面来?

王安忆:《岗上的世纪》可以划过来,甚至比它们都丰富一点。但我自己觉得还是不如《小城之恋》。《小城之恋》最有形式感,是在一个特别严格的极限里面,就是两个人的孤立处境,这个极限又比较合理,可以在现实世界成立,于是便能够自成一体。在这样一个限制里面,能够将戏剧性推向高潮,激动了再激动,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岗上的世纪》就拆藩篱了,社会性的成分比较多,好处是人物和故事都有复杂性,但不如《小城之恋》有形式感。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从“三恋”的实验中脱身了。《岗上的世纪》故事来自我插队时候的一个事件,人物原型,这个女的我看见过。这时候我就发现城里人跟乡下人的眼光是很不同的,乡下人的眼光是非常欲念的,照我看来,这个女知青甚至算得上丑,但其实很肉感,

肉乎乎的一个女子,可能是乡下人喜欢的那一种,马上会和身体功能联系起来。我们城里人认为好看的,他们并不觉得好看,审美不一样。这件事是很传奇的,她确实就和那个男的,两个人在小屋里待了一个时期。安徽那地方人口密集,村庄里房屋挨房屋,逼仄得很,他们能藏得住,真是不可思议,这需要多么强烈的欲望才能做到啊。《岗上的世纪》是将社会生活铺张开来,情欲只是内里的核,不像《小城之恋》单纯写情欲,将情欲写得汹涌澎湃,含量更大。《岗上的世纪》体现出来更多的是写实能力。

张新颖:当时这些作品的影响也主要是因为写了性吧?比较表面的一个东西。

王安忆:好像是。其实我当时写得很不暴露的啊。只是人们不太能接受如此孤立地写性,有人说,你写性到底是表达什么?有什么思想意义?觉得我写的性不够意识形态。

张新颖:这个你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心理障碍?

王安忆: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因为当时张贤亮写性比我写得暴露得多了。关于写性的革命,张贤亮已经完成了,就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恋”里,《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基本上不涉及什么性,只有《小城之恋》涉及了。我记得《上海文学》发稿的时候,那个老编辑,和我母亲同辈,我们喊她阿姨的,她和我说话,有一个词她觉得不舒服,这个词有些露骨了,就是“事毕”。她就顾忌里面的那个“事毕”,这个词是最直接指明这个事情,除此,我没有任何关于性的外部动作的描写,只是写内心所受煎熬的难耐。但是,《小城之恋》依然是以写性引起注意,当时真是很轰动啊。

张新颖:那个是不得了的。

王安忆:文工团的那种气氛其实肉欲性挺强的。首先大多是年轻人,男男女女朝夕相处,尤其是练功房,几可称耳鬓厮磨,练功衣很单薄,又出汗,练功房的气味跟澡堂差不多。澡堂里因为有老人什么的,气味比较衰;我们那里却是兴旺蓬勃。所以文工团里男女事